



## 中國經濟路向的轉變

江公懷

一四

自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和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中國的歷史演進顯然躍上一個新階段。這新階段，顯然和以前各階段不同。回顧過去，我們便找到一個重要事實——這便是中國民族的生活形態因外來經濟力的刺激而呈劇烈的轉變。為復古人們所思慕不置的自足自給的閉關時代，已宣告結束，此種「歷史喜劇」(?)在交通技術這樣發展的情形下，不論遺老們思慕的如何熱切，都沒有再演的可能。

西力東侵的發軔點，一般人均承認是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其實中西文化接觸的規模在元朝時已有可觀。蒙古帝國平定阻礙和西方交通的西北小國，使當時中國的商品更容易輸入歐洲，同時由元朝之外國官吏的任用，西方學術技術已開始輸入，中國人的生產技術，——最少軍事的技術，——已在那裏開始進步。元朝立國不到一世紀，而內部宣告潰裂。明代元興，西方學術之輸入仍然沒有停止，我們只須舉出徐光啓輩和西來教士學習數理及農務，與外國專家掌理京師觀

象臺諸事實，便可證明。沿及遜清，趨勢仍無稍變，可是中國人對於西方新技術輸入的刺激，自明中葉以後直至現今會有無數次表示反對態度。假定西方諸國沒有由發軔於十五世紀後葉的商業革命轉入始於十八世紀而大盛於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則中外的接觸仍然是文化上的接觸，中國人對於西方的反感亦不過是對於所謂「新學」的反感而已。可是第十九世紀中葉後的歐洲已不是前此的歐洲，西方的商品已足促進東西經濟上的往來。在一八四二年，中國廣東商人所欠洋人的款項已是不資，而中國封建統治與行會的拘束，猶足妨礙中西貿易的自由發展，一八四二年的戰爭名義上雖號稱鴉片戰爭，實質上則確是外國的資本主義和中國的封建主義的鬭爭。鴉片戰爭的結果，——最少由戰術方面看，——已昭示挑孔孟的膏藥走不了帝國主義的江湖，然而直到中日甲午戰後，李鴻章與豪紳士大夫之流才覺得興實業，辦鐵路，為救國的要圖。無如他們不十分懂得——即使懂得一時

亦沒有辦法。——在帝國主義經濟束縛之下，民族資本抬不起頭來。故清末中國一時的興實業。——如表現於外資建築的鐵路與外資參加或純外資所辦的工廠者。——與其說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抬頭，毋寧說是中國工業的外國資本主義化。這種工業之外國資本主義化亦非有百弊而無一利，因為最少現在軍人可以扣留車輛來運兵，最少各鐵路可以容納一些失業智識份子和一班農村的失業農民。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在所謂近代化的過程中，中國民族生產大眾的精力，經買辦階級的吮管流到巴黎倫敦，柏林，紐約，東京以建築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者，其數確不在少。這種現象一直拖延到今日，不過外國資本家的榨取不盡假手於買辦，還有一種更有實力的武人為他作僱。

九一八事件發生，人們澈底覺悟這種現象不能再行維持下去。長江水災再把中國富庶區域的精華滾流東海去，使已在那裏崩潰的農村經濟，急速沒落。外國農產品輸入逐年增加的統計，可說是探問中國經濟病候的寒暑表。如果中國人民忘記其於近代人類歷史演變中所負的偉大使命則已，否則只有大家集中力量來廓清舊時各種不生產的制度及維持此制度的人，使生產可以增加，而大家不至捱餓滅亡。

就歷史事實所揭示，一民族的飯是可以用搶的方式得來的，印度的巨量財富流入英國，促進英國的工業革命；日本曾於甲午時候，劫奪中國二萬三千萬兩的資本以奠定其自己的經濟基礎，現在她又想掠奪東三省以挽救其資本主義的頹運。然而搶飯亦自有搶飯的條件與

環境。所謂條件者，即搶方必備足以壓倒被搶方的最低限度的武力，與組織力；所謂環境者，即世界尚有許多地方，足供侵略者用武。現姑不管飯之輪流搶奪，只是陷人類於糾紛，而無裨於增加整個人羣所能享受之飯的總額，即就事論事，中國自身實不具備搶飯條件，而世界現在亦沒有搶飯的環境。除搶而外，吾人還可希望人家的贈與。

不過片面的贈與是極稀罕，——雖不是完全沒有，——的事，今竟有人在那裏冀望白受恩惠，其無恥，懦弱，冷血，卑鄙已達極點，假如被視為「搖錢樹」的美國第五街的資本家，能夠因中國人民之求憐乞哀而無條件地把錢搬到東方來造成中國的經濟繁榮，則資本主義國家的加合機和簿記早就應該燒乾淨；假如蘇俄新製的機器能夠變做一種純粹的禮物向中國送來，則其階級鬥爭所流的血與全國人民降抑消費以推行物質建設的犧牲，將到那裏去索取代價？這並不是說，在國際各經濟單位那樣連鎖的今日，我們有閉門自守的可能，而是說希望別人送東西，必有自己的東西與之交換。禮尚往來，物尚交易，乃處世之常識，無須待教於玄奧自矜的經濟學家。

假如希望人家贈飯與搶人家的飯兩者皆辦不到，而飯又為目下民族生存之唯一要素，那麼，餘下只有一條路徑，——即增加自己造飯的能力，用術語表之，即促進自己的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為人羣進步的基本原因，而生產力與生產技術的關係又是一種交相助長的關係。必有生產力的發展，然後人們才有充分的餘暇與精力來改善生產技

88404

術；必社會的生產技術有所改善，然後才談得到生產力的長進。回顧沈淪於滅亡深淵的人類集團之往事，便知其所以沈淪者，乃因生產技術沒有進步到可以裕如地恢復人類社會與外界自然所失掉的均衡，即云克服自然壓迫，而自然壓迫所以不能克服者，乃因一社會應當用來促進生產技術的大部或全部的剩餘勞動時間，都被上層的榨取階級任意拿去揮霍掉，以致再生產行程不特不能向上擴大，而且向下萎縮。如果榨取的關係沒有解除，則社會的生產技術無法改善，生產力日日減低，及財富源泉告竭後，留下來者，只是一些觸目驚心的荒邱白骨！

目下中國社會雖未達到淪亡的極頂，但淪亡的徵象俯察皆是今後唯一的生機便在排除榨取關係，發展自己的生產技術。然而時至今日，尚有一班豪紳士大夫想捧出封建時代的文物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大炮，雖則他們沒有膽量站出來公開反對機器，雖則他在消費上未曾有絲毫反對機器的表現，但其腦子中總埋下西洋那一套「物質文明」會消滅中國固有農村經濟輝煌，因而對機器不憚。

當然我們沒有否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榨取關係下的機器的使用，為構成近代西方勞動者苦痛的來因，然而我們卻堅決地否認機器本身有甚麼可以令人非議的地方，或謂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與社會組織的形式之互相關係有如影之隨形，而社會演進的程序又是層次分明的。在演進的某階段，一時穩定的社會組織與生產力是維持恰當平衡的，因之，要取西洋最新技術可否不取在某時代上曾與該技術互相

適應的組織——換言之，推進工業革命應否經過像經濟宿命主義者所認為必須經過的資本主義階段——確構成目下一個重大的疑問。我們的意見是：如果資本主義組織尚未發生與生產術互相矛盾的破綻，則上面發疑問當然可以得到正面的答覆，因為若以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比，就促進生產力這一點說，前者確不及後者；今若站在同一觀點，比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則後者之不及前者，證以目下資本主義國之老衰與社會主義國之生氣勃勃，確無置疑之處。

至於中國目前的經濟行程，尤其沒有轉變為第二個目前美國的可能。回顧西洋過去，經濟演進的痕跡大致是如此的：——先由散漫的農村資本與由殖民地與準殖民地所剝奪的資本集中起來，建築工業資本。當動員以上各方面資本時，金融機關的作用十分偉大，其後工業資本發展到極端，金融機關便逐漸支配一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因而造成所謂金融資本。就中國目下情形論，土地資本的集中已由發軔時期進到有相當成就的時期。在通商大埠，金融機關的勢力大有蒸蒸日上之趨向，惜乎中國金融機關不像西洋的金融機關是以工業資本為背景，中國的金融家所穿的褲是無底褲，他們的經濟力是由農村破產使內地地主向農民榨來的農作剩餘不能重投於農業生產行程中而不能不向城市孔道流來所造成的。活動於城市的金融機關不能積極地替自己築下工業資本的基礎，因為：一來，理論上持半生不熟的社會主義而行動上則以造成中外資產階級雙簧統治之眼前矛盾，拘縛國

民企業心的發揮。二來，在現存政治狀態下，金融機關由政治與商業投資所得的利潤大於長期工業投資；三來，便利於工業發展的最低限度的和平與秩序沒有具備；四來，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我們沒有得到比較關稅更有効的抵禦方法。現姑不管關稅權之不完全，即使我們能夠任意地把關稅牆提到可以蔽天那樣高，仍然於事無濟，原來關稅只能在某程度上減少外國商品的輸入，卻完全不能禁止外國資本的輸入，而輸入的外國資本在中國作用起來，其所受中國關稅牆的保護與民族資本流於工業孔道者一樣。我們不要忘記這是金融資本炙手可熱的時代，又不要忘記馬關條約及依最惠條例引用之關於外人在華工業經營權，現在仍然沒有取消。

88405

假定上述頭三種困難有法解除，只要第四種困難存在，民族資本仍然沒有方法抬頭。依此假定（已是萬分危險的假定）我們採用資本主義方式工業化下去，工業化的目的在某程度上也許可以達到，但此種工業化也和上海近代化一樣地不是出自中國民族本身，而是外國資產階級替我們幹的，當然外國資產階級不是傻子，施惠必望報効，其所望之報効便是中國生產大衆的膏血經居買辦地位的所謂民族資本家之手流到他們的蓄血池，以爲彩畫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色料。就各種情形看來，不管維持現狀人們如何不甘，中國能夠早一天跑到一個新形式的組織，便早一天好。這個新形式的經濟組織不特可以容納生產技術的充分發展，且有促進生產技術的作用。一個有計劃而能集

中全國人民精力於產造方面的制度，不特可以免除追隨資本主義後路所發生各種富源上與時間上的浪費，且可以依國家對於交換行爲行使控制權的方式來抵禦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至於滋生於資本主義制度上之各種分配上之不平，亦可以消滅於持平等樂利爲原則的有計劃生產之中。這個新制度不特應用於工業發展，且應用於農業的發展。農業小經營已與時代的技術不能相適應，假如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如約翰密爾所夢裏追求的五畝自耕制度能夠普遍於全世界，則美國所發明而爲蘇俄所充分利用的蒸氣犁與刈打雙合機等偉大農具，將要像光緒初年的吳淞鐵路被當局拆毀，然而手足胼胝的耕種，不上駕駛機器耕種來得舒服，來得有效，既提倡小農手工，又打出以農立國主意的復古士大夫們，請不要閉眼不看美國加拿大蘇俄用機器來生產的麥子，可以隨時傾銷於中國市場的事實。

上層階級可向本國生產羣衆剝奪財富，又可在外國商店消耗劫來的財富，當然不顧到國民的根本經濟問題，然而當哀鴻遍野之秋，走頭無路的人們決不肯坐而待斃，窮若乞丐尙圖掙扎。如果確實參加生產的人們當國民經濟總崩潰快要到頭的前夜，都喝起猛烈的酒來，那麼那些白晝行劫與那些站在農民肩膀上跳舞的寄生人們將感極度的不安。這也許不是銅板換小洋，小洋換大洋的經濟學者所能看到的趨勢，尤其不是溫情教授們坐於沙發椅上抽雪茄所願意做的惡夢，然而這卻是事實，卻是萬不能否認的事實。